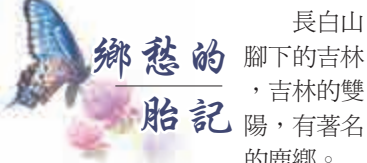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夙願

任林舉



長白山腳下的吉林，吉林的雙陽，有著名的鹿鄉。每年六月一到，就是採割梅花鹿茸的時節。每年，我都會藉機去看那些未被割過茸的鹿，看牠們清澈而無辜的眼神，想一些美好的往事。

但我始終也不太敢與那些割過了茸的鹿對視。我害怕在牠們可憐楚楚的眼神の逼視下，暴露出人類內心深處的不義。本來，牠們應該自由自在奔跑在山林裏，而不應該在這高高的圍牆之中世代償還一份無頭的宿債。

關於人與鹿那段離奇的淵源，我從小曾聽我的姑父講過。「南山有鹿，北山有狼……」少年天真，曾一把把每一個傳說都當「真事兒」聽——牠們是一對兒好朋友，行走山林，形影不離。

這一天，狼一腳踩空，掉到了獵人的陷阱。鹿想，朋友遇難，當捨命相救。於是，一口口銜草添坑，全不顧滿口的流血和疼痛，終於，狼可以踩着不斷增厚的柴草跳出陷阱。

兩朋友從此更加親密。又一天，鹿也遭了同樣的難，鹿以為狼也會像自己一樣全力相助，可是狼說：「我可不會銜草啊，我去給你另想個辦法吧！」但狼卻不知道要想什麼法子，便邊走邊想，突然聽到隱約的狗吠聲，意識到危險將至，便撒下鹿逃遁得無影無蹤。

鹿在坑裏左等右等不見狼來，心中失望、恐慌。這時，一片喧嘩之聲漸進，鹿想，這一次肯定性命

不保了，便急得流下了淚水。當獵人們七手八腳就把鹿從陷阱中弄出來時，獵人突然發現鹿在流淚，便好生疑惑，不知這鹿到底有什麼苦情。

鹿突然開了口，呦呦鹿鳴，有如吟唱：

狼有難時鹿相救，鹿有難時狼自走，交友別交無良友，狼心狗肺不到頭。

獵人聽懂了鹿的意思，決定放牠回歸山林。可是鹿並不走，眼中仍流露出無限哀傷，牠是懼懼山林險惡，不想重回了。

「那好吧！」獵人決定把鹿領回家。

後來，山林裏的獵物盡了，獵人的生活無以維繫，鹿便對獵人說：「我的茸可治百病，趁我六月換角的時候，你取去到市場換錢活命吧！」那時，鹿剛好長出了毛茸茸的嫩角，獵人一臉的為難，不忍下手。鹿又說，放心吧，六十日之後，它們又會重生……

這是鹿在捨身償還人的救命之恩。可是，每當我看到鹿的眼神，總是心生惻隱，彷彿牠們就是我前世的兄弟。只是不知，我前世是否也會像牠們一樣，爲了報恩而受困於圍牆之中？今生爲人，我眼前已不再有高聳的圍牆，但是否仍深陷於某一個得恩、報恩無限循環的淵藪？

突然就想起嚴蕊的《卜算子》：「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……待到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」於是，眼前顯現出一個奇妙的景象，千萬頭嫩角初生的鹿，一齊奔跑，飛翔一樣，從草地一直奔向天邊……



少人心聲。

在中國努力邁進體育強國，各個運動項目都取得喜人成績，令國人爲之自豪驕傲之時，似乎只有足球姍姍來遲，仍然滯後。足球是世界影響最大的運動。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風靡全球，人們廢寢忘餐在電視機前觀看。而在主辦國俄羅斯激動人心的綠茵場上，不見中國球員身影，只有場邊醒目的中文廣告在顯示中國企業的強大。這不能不說是卡在國人喉嚨一粒苦果，無奈嚥下苦澀滋味。

在我久遠的記憶中，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中國足球隊曾在亞洲體壇有過輝煌一頁。那時我唸中學，喜愛足球，是學校少年代表隊成員。國家隊的健兒成了我膜拜的對象。名字記得滾瓜爛熟，中鋒張宏根、守門員張俊秀，還有年維泗……每當報紙上有中外足球比賽報道，我都會詳細閱讀。有次在一場國際比賽中，張俊秀飛身撲出了一個十二碼罰球，協助中國隊取勝，被外國媒體譽爲「中國的長城」。我們這些遠在國內萬里之遙的小擁躉，也跟着興奮了好一陣子。

半個世紀過去，中國足球起起伏伏，雖然也出過像容志行這樣有點名氣的球星，但似乎沒讓我像少年時那樣激動過。不要說擠不進世界前列，在亞洲也只是一般水平。對陣泰國、緬甸這些國家，也讓人捏一把汗。這次世界杯外圍賽，兒子曾問我，中國隊能打進決賽周嗎？我只能回答，希望！結果，又讓人大失所望。世界杯一開鑰，就像揭開五味罐，中國球迷

## 苦澀的足球

姚 船



▲葡萄牙隊雖無緣八強，C朗為比賽渾身解數 資料圖片

心裏可謂五味雜陳。

怨聲載道。怨誰？有關部門不給力？球員不努力？教練無能力？球迷欲救無力？實際上，埋怨，甚至譏諷、謾罵都解決不了問題。

平心而論，這兩年，政府已爲促進中國足球運動的發展做出規劃，採取了具體措施。譬如加大力度整頓足球領域亂象，打擊黑哨、假波，進行體制改革，學習外國俱樂部做法，更重要的是從少年兒童抓起，在學校積極開展足球運動，等等。但條文明確了，關鍵還是落實。倘若俱樂部把重點放在超級聯賽名次，只顧花巨資聘請歐洲過氣球星加盟；如果有的學校只爲應付上級檢查，做點門面，組個隊伍，發套漂亮球衣，實際效果又如何？

# 抗戰以後，香港的本地作家去哪兒了？

趙稀方



抗日戰爭爆發

以後，內地大量知名作家南來香港，使得香港文壇一時姍紫嫣紅。不過，美中也有不足。黃康顯指出：原有的香港新文學作家難以進入文壇，一九三九年的《中國詩壇》尚有幾個香港作家的名字，到了一九四一年的《時代文學》，六十七位撰述人中只有劉火子一位香港作家名列其中，而無論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」，還是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都找不到三十年代香港新文學作家的名字。黃康顯認爲：「可能是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學，尚在萌芽時期，國內名作家的湧至，迫使香港文學，驟然回歸中國文學的母體，在母體內，這個新生嬰兒還在成長階級，當然無權參與正常事務的操作，不過這個新生嬰兒，肯定是在成長階段中，並沒有受到好好的撫養。不過當這個初生嬰兒，學會跑步後，便跑到街頭流浪去。」（黃康顯《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》，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，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月初版。第三十九頁）的確，在內地南來作家的星光輝映下，香港新文學作家黯然失色，除侶倫等少數作家之外，三十年代以來的很多香港作家都在文學史中消失了。那麼，抗戰初期內地作家大量南下後，香港的一些本地新文學作家到底去哪兒了？

讓我們先從平可談起。平可是最早一批香港新文學作家，是一九二八年元旦黃天石所召集的《天光報》聚會作者之一。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時任《工商日報》副刊「市聲」編輯的龍實秀約請平可見面。龍實秀也是香港最早的新文學作家之一，在受任出版社出版過小說集《深春的落葉》。平可與龍實秀正是在一九二八年元旦《天光報》聚會時認識的，後來成了幾十年的朋友。面對龍實秀的約稿，平可回答考慮一個星期。在這一個星期裏，平可認真考察了香港的報刊文學情況。

對於抗戰以來湧入香港的內地文學大家，平可是很仰慕的，認爲他們在寫作上「畢竟是大師，身手不凡」。不過，在平可看來，他們的作品並不太能吸引香港市民讀者，原因是內地南來作家不了解香港市民讀者。據平可在香港最受讀者歡迎的三類連載小說中，前兩類都是文言，只有黃天石堅持寫白話小說。由此可見香港文壇與中國內地文壇的差別之大，也可見南來作家的寫作如何不接香港「地氣」。作爲香港最早的新文學的先驅者之一，平可自然看上前兩類小說。他認爲，第一類黑幕小說的作者蘇守潔，「他雖然有很多讀者，但作風顯然是畸形的，不足爲法」；第二類小說作者衛春秋，「他的作品不脫徐枕亞派的窠臼，這類作品縱然還吸引讀者，也已開到荼薇了。」只有第三種，平可覺得較有吸引力，他決定按照黃天石的方向進行文學寫作。

二十年代末期的時候，黃天石就率先在《天光報》開闢白話新文學副刊，培養了最早

## 佛羅倫斯冰淇淋店記

學 勇



我和美國鄰居杰伊一同前往瞻謁。規劃行程時，我們查閱了很多資料。有一本書的作者，詳盡介紹佛羅倫斯歷史、人文、藝術等背景之後，建議讀者嘗一嘗當地的冰淇淋。依書上所說，我和杰伊真的去店裏買了一盒。望着那盒子，我不由地心生好奇：這當中難道會有什麼藝術的奧秘嗎？時值三月，春寒料峭，杰伊卻偏偏選了薄荷味的冰淇淋，看上去都清涼清涼的；吃上一口，我冷得牙齒打顫，好奇心卻並未得到滿足。沿街拐過一道彎，發現有一家冰淇淋專賣店，櫃檯後擺着各式各樣的冰淇淋，足有二三十種，五光十色，琳琅滿目！書上推薦的會不會就是這裏的冰淇淋呢？我和杰伊都這樣想，只是連一點冰淇淋都吃不動了。

二〇〇九年五月初，我和妻子智紅來到佛羅倫斯。我們先去美術學院，瞻仰米開朗琪羅的作品「大衛雕像」，然後又到烏菲茲美術館，觀賞波提切利的油畫「維納斯的誕生」。時間已過晌午，我們熱汗涔涔，口乾舌燥。我忽然想起了書上推薦的冰淇淋，於是趕忙向廣場上的幾位保安員打聽，說我們想找最好的冰淇淋店。「維沃利！」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。按他們的指示的方向，我和智紅兜兜轉轉地找了半天，最後發現「維沃利」居然開在一條小巷子裏；顯然不是我一九九八年見過的冰淇淋專賣店。

這家店面不大不小，櫃檯外有幾張桌子，坐得下十幾個客人。招待我們的是一位黑髮女士，四十歲上下的年紀，將冰淇淋的品種、口味、售價一說給我們聽。她講的英語帶着意大利腔，單詞重音總放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，很有特點，也很好聽。她招呼我們隨意坐，因爲來客的高峰期還沒到，一小時以後人就會多起來。於是我們從容地休息、落汗，一邊細品冰淇淋的味道，一邊與那黑髮女士閒聊。

「你們的貨有什麼獨到之處嗎？」我問她。

「普通冰淇淋由機器生產，基本原料是奶油；我們的冰淇淋以手工生產，原料用牛奶加奶油，因而

脂肪含量低。」她的回答令我滿意。妻子感覺這冰淇淋的味道更濃郁，可脂肪含量低怎會使味道變濃呢？她不解。該不會是她身在異國的心理作用吧？而我也感覺這冰淇淋味道濃。黑髮女士解釋說：比起手工拌料，機器拌料速度高，攪入冰淇淋中的空氣卻要多一倍，好像將冰淇淋「稀釋」了，維沃利手工拌料的冰淇淋自然味道更「濃」；在原料裏摻假也是影響味道的重要原因，而維沃利製作的冰淇淋全部採用上佳原料。我仔細回味，當年在佛羅倫斯嘗過的薄荷味冰淇淋，的確無法與維沃利的貨相比！

黑髮女士熱情、幹練，原來她就是店主人！她名叫西爾瓦娜，是家中子女，沒出嫁；幾年前父親過世，由她繼任掌門人，媽媽、姐姐、姐夫都是幫手。她說，這店是爺爺於一九三〇年開的，最初經營牛奶、咖啡和甜點，後來才改爲專營冰淇淋。

我們非常喜歡維沃利的手工冰淇淋，西爾瓦娜也邀請我們再來做客。讓人糾結的是：一旦離開，我們就不一定能找回這小巷子了！明白了我們的心思，西爾瓦娜笑着說，「不用擔心，我來告訴你們怎樣走，一定能找到！」於是我們一同到店門口，她便指出了路：「在聖十字教堂前，沿但丁雕像所注視的方向走，經過噴泉，穿過廣場；順着托爾塔路再走一小段，到頭，右手邊就是維沃利。」統共不過兩三分鐘路程。

原來那就是但丁雕像？原來雕像後那宏偉建築就是聖十字教堂？那是米開朗琪羅和伽利略的長眠之所啊！其實來時我們就從教堂前經過，但這座城裏教堂、雕像實在太多，我們便「有眼不識荆山玉」，生生把「佛羅倫斯的西敏寺」錯過了！多虧這家店，讓我們不僅享受到美味的冰淇淋，還認識了一條非同尋常之路。



▲手工冰淇淋是遊意大利必吃美食 資料圖片

說球員不努力，也不確切。可以看到，他們在比賽中也使出渾身解數，拚得滿頭大汗。但在技術、速度、體力上，多數達不到參加國際賽應有水平。我想到當今足球巨星，葡萄牙的C朗拿度。C朗出身在葡萄牙一個小鎮，家境貧困。那時他最大願望是天天能吃飽。小時他常在街頭踢球。因年齡小經常被撞倒，但他爬起來又頑強衝向前。十三歲時，他被一支老牌球隊相中，孤身一人離家來到首都。

C朗深知自己球技和身體素質不如人，每天很早起身，獨自一人帶上足球到沙灘跑步，增強體質。碰到不用訓練和上課，他就整天留在沙灘鍛煉，幾年時間從不間斷。在訓練場上，他比別人更加用功，早到遲歸，晚上又到健身房，控制飲食，務求以最好的競技狀態參加每一場比賽。C朗的成功告訴我們，世界一流球星是在艱苦環境中，靠勤奮和自律磨練出來的。對於中國足球隊員來說，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借鑒。

足球是一項對個人技術、體能要求極高，同時也講究整體互相配合，靈活運用戰略戰術的運動，要一下子迅速提高殊不容易。不過，只要能排除萬難，堅定信念，扎扎實實邁開步伐，相信世界杯會離我們越來越近。

日前揭曉的二〇二六年世界杯舉辦國，加拿大、美國和墨西哥聯合奪得。期望屆時在多倫多或北美洲其他城市，我這個高齡球迷能親眼見到中國健兒奔跑在綠茵場上，讓藍天也吹起「中國風」。

能接受內地新文學的「歐化」文字，所以平可決定採用新舊「折衷」式的文字，他將之戲稱爲「放腳式」。

平可答應給《工商日報》副刊「市聲」寫小說了，一九三九年八月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山長水遠》正式刊出。在結構上，《山長水遠》和傑克的《紅巾誤》相同，也採用了單標題形式。《紅巾誤》還有目錄，《山長水遠》連目錄都沒有，直接進入故事，第一部分題爲「白貞妮」，第二部分題爲「魚終於上鉤了」，第三部分題爲「都在我身上」。與《紅巾誤》不同的是，《山長水遠》中沒有粵語方言，而是完全的現代白話小說。

小說開始在描寫白貞妮的時候，出現兩個有趣的細節。第一是白貞妮聽說魯迅全集不錯，預約了一套，「翻了兩頁，便塞進書櫃去，永不再拿出來。」第二更有趣，提到了茅盾主編的《文藝陣地》，「又有一次，她聽說《文藝陣地》那份雜誌值得看看，一訂便是一年，書按期寄到了，拆也不拆，便挪到書櫃的一個角落去。」（平可《山長水遠·自序》，香港工商日報出版社，一九四一，第四頁。）

這兩個細節描寫，一方面固然說明白貞妮的不學無術，另一方面也說明魯迅全集與《文藝陣地》對於香港市民吸引不大，這也佐證了平可有關於內地南來作家不了解香港的說法。

《山長水遠》刊出約一個月以後，香港另一位早期新文學寫作者張吻冰開始以筆名「望雲」在《天光報》連載長篇小說《黑俠》。在文體上，平可發現，「望雲所採用文體也是我所說的『折衷式』」。這樣，《天光報》就在同時刊登黃天石和張吻冰的兩部長篇連載。這還不夠，《天光報》總編兼副刊編輯汪玉亭後來又通過龍實秀找到平可，希望他爲《天光報》寫第三部連載。原因是，「傑克、望雲兩人的小說適合家庭主婦和已經在社會做事的成年人閱讀，現在急需的，是一篇以學生爲對象的小說。」不過，汪玉亭強調：「小說要通俗，但格調不能低。」平可是在學校任過職的，他據自己的經驗寫下學生題材的《錦繡年華》。

《錦繡年華》刊登後，大受歡迎。平可收到無數讀者來信，還有讀者建議他修改小說情節。在小說中的女性戴秋荷去世時，讀者都來信罵他，有讀者譴責他是殺人犯。那個時段，平可走到學校或醫院，都會引來圍觀，儼然轟動一時，由此可見平可等人的小說在香港社會受歡迎的程度。

傑克、平可、張吻冰等香港本地新文學作家，在抗戰後創作成形式上通俗、內容上也反映抗戰的文藝作品，大受讀者歡迎，應該符合當時左翼文壇關於「民族形式」、「通俗文藝」的宣導。可惜的是，這些通俗作品並不爲當時的左翼文壇所看好，也不被後來的香港文學史所注意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。